

读大班后,放学出威海路730号的幼儿园,往东走到590弄,就是上海人叫“张家花园”的张园。我回家到茂名路转弯,当年张园的东边就到此路,这园子是茂名路最早闻名沪上的打卡地。

茂名路上读张园

袁念琪

张园主是张鸿禄(字叔和),捐钱弄了个候补道。说他与唐廷枢、徐润和郑观应同为轮船招商局四位主要负责人,但《1872—1949年3月轮船招商局历年主管人员表》里并没有张鸿禄的名字。1873年4月至1884年,总办是唐廷枢,会办为徐润、朱其昂、朱其诏、盛宣怀、叶廷眷。据《上海远洋运输志》注释“总办与会办亦同称总办”。



1885年至1902年,督办是盛宣怀,会办为马建忠、谢家福、沈能虎、顾肇熙、徐杰。历史学家邓之诚在《骨董琐记》中记载——上海昔有味苑园,俗称张园,为张鸿禄所辟。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,上谕:“刘坤一奏前办上海招商局,广东候补道张鸿禄因亏空局款,被参革职开复,仍在上海起造花园,聚集游人,日事

征逐,声名甚劣,实属行止卑鄙,有玷官箴。张鸿禄著即革职,勒令回籍,不准逗留上海,以警官邪。钦此。”上奏的刘坤一是两江总督。

士大夫孙宝瑄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(1903年10月6日)的日记中有记:“园旧为张叔和产,今赁于西人,月得银千两”。由此可见,九年前那道圣旨令张鸿禄隐于幕后。哪知两年之后,在一张于张园拍摄的“文明结婚”照里,张鸿禄又现身新人旁。

《静安区志》亦有记:“张园在清末民初,不仅是座游玩名园,也是各种社团活动场所,特别是当时反帝反清的爱国志士,经常借此议事或集会演说。”当时,来演说的有孙中山、黄兴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邹容等,其中章太炎在1903年是周周有演说。在1901年3月24日的拒俄集会上,出现了中国妇女公开演说第一人——16岁的女生薛锦

琴。多数演说者是即兴发挥,张园游人多不缺听众。每遇大事节点,必有集会演说,参加者多达数千。有说章太炎获得的掌声最热烈,散会还有粉丝追随。

在张园,举行过上海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集会,以及拒俄集会、抗法大会、禁烟会、剪辫大会等。1912年4月17日,中华实业联合会在此开大会欢迎孙中山。参加者最多的集会是悼念1913年4月13日在北站遇刺身亡的宋教仁,现场参会民众逾两万人。集会与演说成为张园一大特色是张鸿禄没想到的,与他最初取园名“味莼”之意相悖。

1919年,张鸿禄去世,张园经拍卖易主,买家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。地块后来又被分为28块售给不同地产商,泰利洋行买下20块,成为最大开发商。因分为多家建造,住宅形态多样,多为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,6栋独立式住宅散布其间,现有市优秀历史建筑13栋。当年的张园已无可寻,现在留下的的是上海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建筑风格最多的石库门建筑群。

赏花这件事,女人是真的喜欢。三月以来,闺蜜们邀约都是去赏花。先去奉贤看油菜花,去龙华寺看玉兰花,再去上海植物园看郁金香,去辰山植物园看樱花……每到一处不仅拍花拍人,还要发个朋友圈,学习各种花卉生长知识。大家都疑惑,年轻的时候没那么爱赏花,为什么现在就喜欢了呢?

赏花

王慧兰

大概是看花看得太起劲,这回和璇赶去鼋头渚看花的时候,突然接到儿子骨折的电话。事情就是这么戏剧性。

老公给我打电话,我一开始不太相信,因为之前儿子有什么学习问题,老师都是和我一对一联系的,怎么会突然联系爸爸呢?我问,你听清楚了吗?老公说,电话显示是个苏州号码。我说,那肯定是诈骗电话,不要理。过一会,老公又打电话来,确认儿子在学校打球时崴了脚。我心存侥幸,崴脚应该不严重,老公可以应付吧。没想到,之后的拍片结果却说可能需要手术。慌乱中,我立刻预约了隔天的儿童医院骨科特需专家。

我跟璇说,第二天得赶回上海带儿子看诊。中年人生从岁月静好到风风火火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她有点遗憾。

我从没有骨折过,问她:“现在走路到底是什么感觉?”她说,就是能明确感受到“脚”的存在。正常情况下,健康人是感受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的,人体如果感受到哪个器官的存在,就说明这个器官或者部位出了毛病。比如,当你感受到膝盖的存在,那么一定是膝盖有问题了。当你感觉到牙疼,那么牙齿就有毛病了。就是这么无奈。

我问,那为什么还要来赏花?她转了个视频给我。一位女士问国际知名花艺大师,如何让鲜花保持得更久一些。花艺大师回答:“鲜花是不该持久的。它们会生长、会绽放、会茁壮,然后就消失了。鲜花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醒人们活在当下,否则一眨眼就会错过。”这不就是“花开堪折直须折”的意思嘛。

红枫看完,我们就约了来年一起看樱花,早早定下这一趟鼋头渚之行。三天两夜的闺蜜游,没想到……

为了不浪费时间,那晚我们冒雨去鼋头渚看夜樱。6点过后,所有的景观灯亮起,在淅淅沥沥的雨夜里漫步樱花谷,有种别样的美好。花有常人无常,赏花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——珍惜当下。闺蜜挽着我,给我传授了很多关于骨折的经验,安慰我的心情。

无锡有一座常常被忽视的古镇——巡塘。那真是袖珍小

水乡蚕事

吴翼民

啊,约莫抽一支烟的工夫就能走完,但景致委实精致清秀——三面环水,一座石拱桥连接着外界,不远处便是水天一色的太湖了。古镇里店铺错落排布,铁匠铺啦、豆腐坊啦、肉案头啦、酒肆茶馆啦、邮政局啦……最惹人注目的还有几家蚕茧行,为别的古镇所不见。蚕茧行都临着河,河

岸那端是连片的青翠桑园,便有了些蚕事的氛围。据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里是方圆一带的一大蚕茧市场,栽桑养蚕的农户云集,因蚕市繁荣带动了经济发展,小小巡塘古镇一派繁华。

太湖平原向为历史上著名的蚕桑地区,现在环太湖的苏锡常杭嘉湖诸城在过去除了是鱼米之乡,也是蚕丝之乡。苏州、杭

州、湖州都是丝绸之都,苏州过去有“东半城、万户机声”的盛况。“万户机声”织什么?主要是丝绸,后来才有棉纺织和毛纺织。东太湖的吴江盛泽镇有“日出万绸,衣被天下”之美誉,一个小镇居然也能跻身中国四大丝绸之都!

在无锡,我曾经参观过国内存留的最大蚕茧仓库——北仓门蚕茧仓库,那规模之大、构造之精让人叹为观止。当初太湖周围围垦罗棋布的小镇都有蚕茧行,一到蚕茧收成的季节,纵横交错的河道里皆是运茧的船只,船舱里是银光闪闪的蚕茧,船头船尾上掌橹和点篙的蚕农——多半还是蚕娘,一边驶着船,一边喜滋滋唱着山歌小曲。有一首吴歌是写蚕娘的:“一条运河水泱泱,两岸尽是采桑娘。汗衫挂在桑枝上,上风吹过下风香!”通过写风吹汗衫送芳香来描述女子采桑的迷人风韵,多么形象!

记得还有一部电影《蚕花姑娘》里的插曲是:“鱼米乡,水成网,两岸青青万枝桑。满园银茧闪光亮,照得那个姑娘心欢畅……”唱的是越剧声腔,特别柔糯,勾勒出一幅水乡蚕事的优美画图。再往上溯,出生于乌镇茅盾就写过一篇名为《春蚕》的小说,但蚕农也不宜养猫来



夜光杯

对付,因为猫对蚕的虐杀比老鼠更甚,于是想出了捏泥猫退老鼠的办法。那时家家户户都捏蚕猫,由本色而彩色,越捏越精致传神。可以说,泥人多半是从蚕猫演变而来呢。当时的蚕猫到底能起多大作用,我想肯定有限,因为老鼠是何等的精灵,但聊胜于无吧。

除了有形者外,无形的相关蚕事者也在民间流传着,比方苏州无锡一带常骂没出息的孩子为“白大蚕”,意为白白养大了没出息,缘由为“白大蚕”是那种长得肥大而不会“上山”结茧的蚕类,让蚕农最为伤脑筋,如果一茬蚕中出了许多“白大蚕”,蚕茧便减产,损失很惨重。也许是蚕种的问题,也许是桑叶的质量,也许是蚕房不达标,只能听天由命啦。我去过太湖中的苏州西山,过去那里蚕事十分兴旺,到了蚕宝宝“上山”结茧的日子,有的蚕娘会在蚕房门口拉开声调唱道:“‘白大蚕’到别人屋里去,大胖儿子到自家屋里来啊……”

我听后感慨——好典型的小农经济啊!

知道我爱好读书写字,昔日的矿友来访,特意赠我一座萤石摆件。

萤石摆件

夏明

萤石,家乡人称之为紫石英,有镇静安神之功效。萤石光泽的晶体交错团簇,折射出的色彩明亮又柔和,这是在地热高压与地壳运动作用下,火山岩浆冷却凝固形成的天然结晶。“溯源应太古,堕世又何年”,置于案上,萤石摆件为斗室平添一缕故乡的气息与情愫。

在萤石的流光里,我仿佛又看见了年轻时在偌大矿场上碎石的自己。那时候,我在家乡的萤石矿做临时工,工作是用锤子把大块的萤石敲成规格小块。惯于锄地砍柴的我上手很快,时常超额完成每日定额,为此常常受到记工员的表扬。“好好干!”他对我说表现优异的临时工有机会转为合同工。合同工的待遇和正式工没有多大区别,结婚成家还有房分。我梦想着能够早一天转为合同工。

单调重复的劳动考验耐心和坚持,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却也存在一些技巧。我努力表现着,工休时人们都躲到冬暖夏凉的矿洞口休息,而我大多会协同清场车,将萤石碎末送去邻近的细料场。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——比起耕田割稻,这活轻松多了。不久,记工员升为副场长,经他推荐,场上让我暂时兼任记工员,定额任务减半。来访的矿友就是在这之后来到场上的,他可是正式工,细皮嫩肉、白白净净的,看似有点吊儿郎当。上班第二天他就请假,说是头天手掌打了血泡,怕感染。伸开粗糙的双手,我看了看自己满是茧子的手掌,笑了。照我上报的验收表,矿友第一个月就扣了大半工资。他说我拿着鸡毛当令箭,要求太严,若不是被工友拉开,我们差点就要打架。我弄不懂的是,年长的家属工都能干好的活,到了他手上咋就这么难呢?

过了许久我才知道,他身上那一股说不出的怨气,原来是对矿上安排他到场上碎石心怀不满。不清楚为什么,那时候我常会陪他返工,还数次把我超额完成的工作量记在他名下,以弥补他的缺额。

有天下工晚了,我被矿友硬拉回家里去吃饭。走进家属院,我才知道他是矿长的儿子。“小夏,我知道你,碎石场上的临时记工员,”矿长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说,“听说你尽职尽责,把关很严哦。我喜欢。”可想而知,矿友肯定在他爹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起过我。没有想到矿长会把儿子安排去坐办公室,我憨笑着问:“您怎么不把儿子安排去坐办公室呢?”矿长爽朗地一笑,说矿长的儿子更要放到风吹日晒的矿场上去锻炼……

聊起当年在矿上的往事,矿友感叹时间过得太快,感念我对他的影响很大。后来萤石矿改制,他成为最大的股东,担任了法人代表。“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,平凡的事坚持就是不平凡。”他说在冬寒夏暑的矿场碎石磨砺了他的思想,也锻炼了他的韧性。

将要转为合同工时,我参军入伍了,退役后一直在外地工作。如果说人也是时间里的摆件,我希望自己是萤石摆件,真实自然,色彩丰富,映现流逝的光阴,也照见今日之美好。但愿我没有辜负岁月的厚待。

「村咖」逸事

乡邻“村咖”自两年前我给改名“村姑咖啡”之后,出了不少新奇事,店主美凤和我说起是又喜又恼。

年过花甲的美凤性格外向、能说会唱,特别讲究餐茶具的品质和环境的布置。我带朋友去过好几次,因是乡邻,付的是正常价,享受的却是“城市贵族式”的待遇:除一杯香浓的咖啡外,还配一紫砂壶红茶;西式长椅围着一张长方桌,朝阳的台布上放着六个由各种水果、糕点、蜜饯、瓜子组成的果盘,清一色的景德镇精品瓷。关键的是,美凤能制造产生“多巴胺”的诸多话题……这也是我乐意帮她改店名的驱动力。

“村姑咖啡”是独家小院,庭院式风格吸引了周边公寓房里的各地栖居客。老忻来自江西九江,退休和老伴一起来帮忙带孙子,居住在隔壁多层公寓楼里。这位机械工程师某天趁老伴酣睡,独自漫步至“村姑咖啡”。院门轻启,美凤笑脸迎客,“先生,是喝茶还是喝咖啡?”老忻摆摆手一句“随便”之后,便自顾在院子里转悠。他想要在院里找自己能做的手工活,高楼住久了,就想干点体力活。果然,老忻发现院子一角那间破败的工具小木屋需要修理。闲谈间,他主动提出无偿修缮木屋,材料自理。美凤满心欢喜,二人就此结缘。

往后半月,老忻时常前来修缮木屋。活儿本不繁杂,他却刻意放缓节奏。故乡的院子遥不可及,这片小院就成了他安放乡愁的一隅。老忻每次来干活,美凤总是热情招待,到了饭点,不是掌勺汤面便是手工水饺。直至木屋修完,美凤多次提及结算工钱,都被老忻含糊了过去。



整个夏天,老忻没来喝过咖啡。美凤却迎来了老忻的老伴秀英登门讨要工钱。几番交谈,误会解开,美凤承诺只要老忻写张工价单,钱一定照付。至于请他吃过的饭,喝过的茶就算送了。秀英低声嘟囔说要账目分明、各归其类,不愿占分毫便宜,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半年过去,迟迟不见对方送来工单,美凤便主动登门,想要了结这份人情。不承想,秀英满脸无奈地说,只因一纸工钱清单,二人便生出嫌隙,老忻早已赌气返乡。美凤心生巧思,说要赠予秀英全年免费饮茶喝咖啡的礼遇,算是两人交个朋友,也欢迎她和老忻一起来。秀英犹豫了一会儿,最终伸手握住了美凤的双手。烟火人间,琐碎牵绊,终被温柔与体谅轻轻化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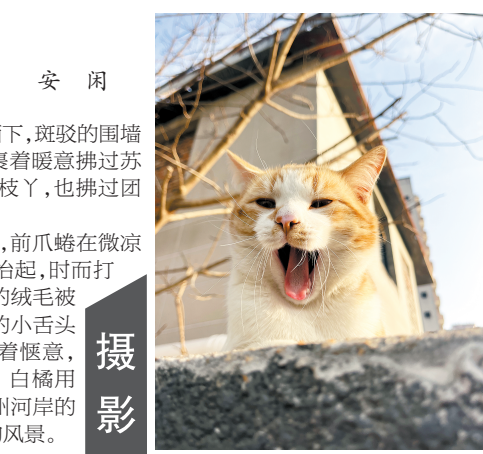
七夕会

喵呜

安闲

春日午后,暖阳洒下,斑驳的围墙铺上了一层碎金,风裹着暖意拂过苏州河岸边就要发芽的枝丫,也拂过团在墙上的那只白橘。

它不知在那儿歇了多久,前爪蜷在微凉的水泥面上,时而脑袋微微抬起,时而打个长长的哈欠。阳光下,它的绒毛被染成了暖融融的蜜色,粉粉的小舌头亮得通透,半眯的眼缝里盛着惬意,连胡须都好像沾上了春光。白橘用一个慵懒的哈欠,接住了苏州河岸的温柔,成了这春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

摄影